

中国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成立10周年纪念文集

黑颈鹤与我们同在

王昭荣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成立10周年纪念文集

黑 颈 鹤 们 同 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
王燕
主编

《滇东北鹤文化》系列丛书第三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颈鹤与我们同在 / 王昭荣 主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12
(时文原创丛书之七)

ISBN 978-7-5387-2434-6

I.黑… II.王… III.文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58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2993 号

特别鸣谢

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省天主教“两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
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顾问刘双豪神父赞助壹万元人民币;

昭通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昭通众康中西医结合医院董事长、中
国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会员熊清泉先生赞助贰仟元人民币;

昭通市昭阳区明飞旅游食品厂厂长谢崇明先生赞助伍仟元人民币

印制本书!

书 名: 黑颈鹤与我们同在

主 编: 王昭荣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邮编:13002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 李天卿

出版监审: 李克强

装帧设计: 余锦斌

责任编辑: 周君博

责任校对: 申正勇

印 刷: 昭通美克印艺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18

印 张: 22 印张 400 千字

印 数: 0001—2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7-2434-6/ I .689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调换)

中国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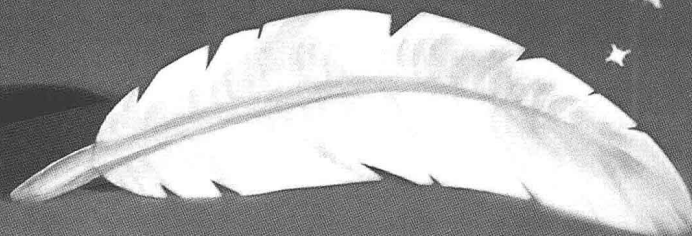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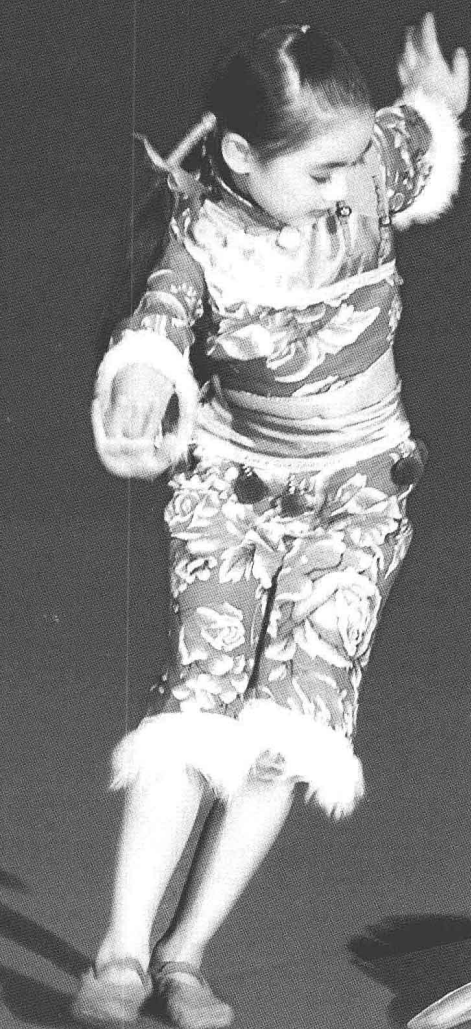
成立十周年庆典组委会

名誉主任	刘双豪	陈维鏢
主任	王昭荣	
副主任	牟延安	
成员	申正勇	王昭平
	李勇灿	钟 龙

本会理事会及本刊编委会组成

总 编 辑	王昭荣			
编 委	牟延安	申正勇	王昭平	李勇灿
	戴红梅	王高祥	黄长美	钟 龙
	牛梦霞	臧永佳	王云飞	杨 松

The Black-necked Cranes have Lived with Us Together Forever



序 言

刘绍亮

九月间正仓惶收拾行装拟赴狮城新加坡，忽受昭荣之托，嘱为即将出版的《黑颈鹤与我们同在——中国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十周年纪念文集》作序，仓促间不假思索便应承下来。待到新加坡后，抽时间静心细览昭荣所赠厚厚一册《会刊〈黑颈鹤〉第01-60期合订本》，才感觉惊喜交集，十年之际，就这么些人，从德辉老师、昭荣兄弟，还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他们为昭通的黑颈鹤保护事业，不，应该说是为中国、为世界、为人类的环保事业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其中不乏有识之士的党政领导、有专家学者、甚至是享誉云南文学界的大家们，当然也有那些普普通通、默默无闻，但十年间却能矢志不渝、锲而不舍的志愿者们，是他们和协会同甘共苦，让黑颈鹤保护的使命和事业一步一个脚印，在坚持和守望中走出了贫瘠的大山包，走出了昭通，走向更广袤的社会。在无数次用辛勤的汗水浇灌而至的奖项和荣誉中，让世界认识了昭通，还有大山包这群灵动于天地和山水间的精灵——黑颈鹤，忽然间感觉这本文集的厚重和沉甸，这是众多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心灵和人格所奏鸣的伟大乐章。我于是乎惊叹甚而惶恐，如何能为之序！

到新加坡时间不长，已然感觉这个年轻国家的文明和生态值得我们国人学习和借鉴。在埋首英语之际，较少的社会活动就是与这里的华人侨胞们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今年我们伟大的祖国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两大世界之最，北京的奥运盛况、中华健儿们在奥运赛场上的矫健雄姿，还有在领奖台上无数次升起的中国国旗、奏响的中国国歌都在表明中国人用奥林匹克的精神和方式向世界宣布一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的和平崛起！中国奥运的“百年筑梦”所展现的综合国力让世界为之震撼！作为一个中国人，当人们因北京奥运成功举办而大伸拇指时，我也分享着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但随之而来的世界之最就是中国奶制品大企业之一——三鹿公司卷入“毒奶粉”丑闻事件，随着海内外媒体的报道或负面炒作，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让世界为之震惊。每当新加坡朋友就此事件咨询我时，英语较为贫乏的我只能学着耸耸肩，沮丧之余，不得不为黑心的“三鹿同胞们”买一份耻辱的单。

每天乘坐一小时的巴士往返于学校和住所两点之间，正好有空欣赏到这座

誉为花园都市的美丽狮城,当看着衣着靓丽的新加坡人在这个绿色盎然、繁华文明的现代大都市里川流不息的身影车影,你很难拒绝说一句“我爱新加坡”。但血管里流着中国人血液的我却更加思念在祖国的彩云之南,彩云之南的滇东北——我的也是黑颈鹤们的故乡昭通。几次在朋友的宴请中,品尝着好客主人准备的各式美味佳肴,口里却忍不住向他们念叨着昭通大山包的土豆最好吃,昭通大山包的羊肉最香,昭通大山包的猪最环保。我于是明白了为什么昭通人思念故土、叶落归根,因为昭通人是家乡宝;也明白了自己无论走多远,也会像黑颈鹤们一样,在秋末冬初之时,候鸟南归、游子回家。思家的情节不能不让我回忆生于斯长于斯的昭通,不能不回忆大山包醇醇的荞麦酒、飘着草香味的羊肉、清澈碧蓝的跳墩河、大海子以及翩翩起舞在湖面上的黑颈鹤们。也更加敬佩和热爱这片土地上为留住鸟之精灵黑颈鹤和大山包美景的志愿者朋友们,是他们在协会的号召下十年来一直不懈的努力和奉献,才有了《黑颈鹤与我们同在——中国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十周年纪念文集》的累累硕果。如果在今天中国社会,有因功利驱使而导致类似“毒奶粉事件”的害群之马抹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形象时,作为海外学子的中国人,我期待有更多像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的民间团体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担当起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历史、我们的后代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环境的责任。正如协会成立的宗旨:保护世界珍稀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鸟类熊猫”黑颈鹤为主,拓展为“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以“弘扬绿色文化、倡导绿色文明、建设绿色家园、感受绿色时尚”为发展方向,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为终极目标。愿协会的努力转化为社会、文化、教育的成果,影响和感召更多的人在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环保行动中,人性升华、善良复苏,共建人间净土。

《易经·系辞》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全体同仁十年磨一剑,不可不谓硕果累累、收获丰盛。但正如《易经·系辞》所言,宇宙的真理在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如果我们只停驻在昨天的成绩和喝彩声中,而忘记了今天、明天我们对自己、对历史、对社会、对昭通、对后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么再美好的理想和愿景也将成为时间的化石、历史的记忆。因之,值此中国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成立十周年庆典和首发文集之际,诚祝协会和全体志愿者同仁重新迈步、再铸辉煌!

金秋十月、狮城遥记,是为序。

【刘双豪神父,云南省政协常委、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社会服务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天主教“两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顾问。现留学新加坡。】

目录 Contents

序 言 云南省政协常委 刘双豪

辑一 灵动高原【散文篇】

- 003 于 坚 滇东北雄狮大峡谷
- 013 吴绍同 鹤影鹤语(外一篇)
- 017 孙德辉 大山包摄鹤
- 020 刘廉昌 大山包风景剪贴画
- 023 曹阜金 大山包的文化风景
- 025 王昭荣 到大山包观鹤
- 027 杨 明 徐兴正 大山包散记
- 030 黄 萍 鸡公山印象
- 031 马敏慧 鹤乡行
- 033 周世兰 走进大山包
- 035 杨凡春 大山包札记
- 036 牛梦霞 大山包印象
- 037 赵连杰 生命因你而精彩(外两篇)
- 040 杨方义 绿色营在大山包的故事
- 044 妙然天成 大山包乡村纪行(外一篇)
- 049 沈 洋 冬季到大山包来看鹤(外一篇)
- 052 王昭荣 点燃蓝空的遐想(散文诗组章)
- 058 李 强 阳光下的黑颈鹤(外一篇)
- 061 程 卉 心路上的黑颈鹤
- 063 张 明 山鹤札记(外两篇)
- 065 邓太平 迁徙前的黑颈鹤(外两章)
- 066 胡汉春 梦中的黑颈鹤
- 066 唐 勇 黑颈鹤
- 067 李 斌 相约冬季
- 069 戴红梅 鹤鸣声声
- 070 宋正礼 黑颈鹤歇在我家门口(外一篇)
- 071 高万鑫 大山包观鹤记

P.001

辑一
灵动高原
【散文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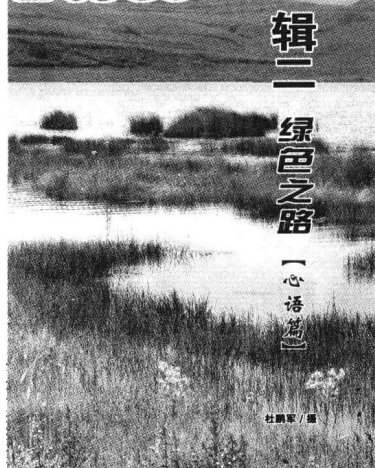


- 072 宋思廉 忏悔
- 074 阳 旸 归来的湖神
- 076 王高祥
会泽大桥观鹤日记
- 078 范芝果 品鹤
- 080 朱玉美 鹤乡的雾凇
- 081 刘阳锟 我热爱收藏
“鹤文化”专题烟标
- 083 顾 健 长嘴精灵
- 084 马 林 燕失小城
- 085 黄代昌 寻找山红雀
- 087 王家伟 我的盆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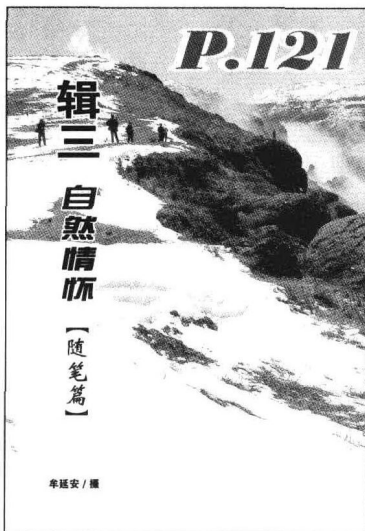
辑二 绿色之路【心语篇】

- 091 孙德辉 情牵黑颈鹤
 093 申正勇 善小而为 世界更美
 096 程 卉 走进黑颈鹤
 097 顾 健 为鹤流泪的人
 098 李勇灿 关爱生命 从我做起
 099 戴红梅 我与黑颈鹤
 100 钟 龙 我的黑颈鹤情结
 101 王兴鹏 分享志愿服务的快乐
 102 王立兰 鹤舞长空展宏图
 104 丁世新 鹤缘
 106 张啸天 心中有份美丽的绿色行动
 107 张 英 那份温暖那份爱
 108 王 燕 大爱无言
 110 沈 怡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11 王 勇 爱鹤,与鹤共舞
 114 吴立新 黑颈鹤科学家与保护志愿者之间的对话
 117 王昭荣 黑颈鹤,我们共同的牵挂

P.089



辑三 自然情怀【随笔篇】



- 123 王紫江 在大山包发现黑颈鹤
 126 刘双豪 爱鹤护鹤,改善生态一从心开始
 127 牟延安 向着更高处进发
 129 王昭平 善待自然 珍爱家园
 131 艾 焱 没有标题
 132 黄德江 反思我们的生存环境
 134 童世超 愿黑颈鹤永远活着
 136 黄 萍 保护自然 爱护自己(外一篇)
 139 周 洪 让乌蒙大地留下我们坚实的足迹
 141 钟兴耀 呼唤环保、奉献爱心,让黑颈鹤翱翔蓝天

辑四 风中传说【小说篇】

P.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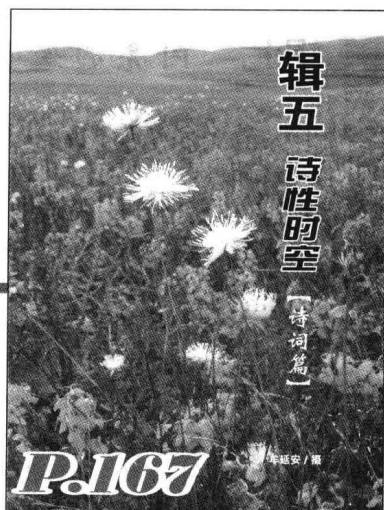
- 145 蒋仲文 不准射击黑颈鹤
 149 沈 洋 黑颈鹤

- 151 周远清 做成标本的鹤
154 吕 翼 草海（外一篇）
157 王家伟 风中的祈祷（外一篇）
161 红炉醉调笙 鹤舞
163 范芝果 雁鹅滩奇情

辑五 诗性时空【诗词篇】

- 169 陈孝宁 大山包黑颈鹤赋
169 保中良 昭通赋
170 于 坚 便条集（选三）
171 王 帆 黑颈鹤，精神的家园
172 云 鹏 黑颈鹤的故乡
173 刘廉昌 不会歌唱的黑颈鹤
174 尹 马 鹤舞（外一首）
175 王昭荣 雪原上的守望
175 刘金富 高原精灵
176 王永昌 黑颈鹤之恋
177 程 卉 静静的为你守候
178 道 瑛 为你而歌
179 童世超 我的爱，与秋水长天
共存
180 夏永旭 致黑颈鹤（外一首）
181 余文飞 穿越横河梁子黑颈鹤
自然保护区有感
182 李 斌 鹤之使者
182 任天能 鹤之行板

- 183 朱玉美 冬天的黑颈鹤
184 沈学印 别让生灵惜别沼泽地
大山包
184 金明春 美丽的飞翔
185 文 琴 寒风中的黑颈鹤
185 李 强 时间之书
187 张 明 大山包情歌
188 耿昭富 十二月的歌
189 溪江小海 鹤歌
189 王永昌 律诗三首
190 熊 平 苍梧谣一组
191 白居易 咏鹤古诗
192 昭通市诗词学会大山包黑颈鹤
古体诗词一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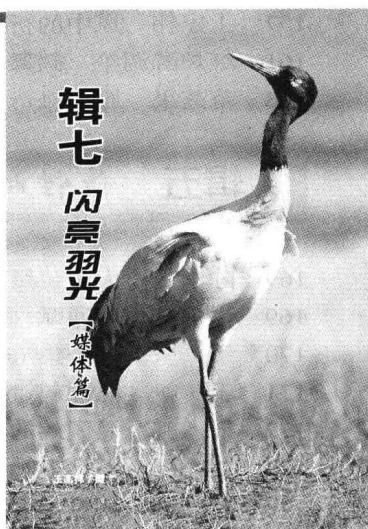


辑六 心灵之舞【评论篇】

- 197 夏天敏评孙德辉 写在高原上的诗句
198 尹 杰评孙德辉 与鹤共舞十八年
200 李凤山评孙晋强 倾心竭力，乐此不疲
202 张绍九评王昭荣 纯净光芒照大地
207 吕崇龄评王昭荣 黑颈鹤的赞美诗
213 黄代本评柴峻峰 万里云山入画图
215 牟延安 摄影：前路在何方？
216 王昭荣评王勇 鹤鸣九皋，声闻于野
220 刘同般评嫣然 原始强力骚动下的悖论

辑七 闪亮羽光【媒体篇】

- 227 瑜 谷 孙德辉:为了中国的黑颈鹤
231 张桂茹 孙德辉:我用生命观鹤舞
235 【美】A.A.Quong 珍稀禽类的卫士
237 汪永晨 黑颈鹤的守护神
241 颜 菁 鹤鸣九皋 声闻于野
248 李海求 人鹤和谐大山包
253 刘 萍 志愿者给了黑颈鹤安全的家
257 冬 旭 大山包,王昭荣和他的黑颈鹤之乡
259 杨 华 牟延安:打鸟“英雄”的涅槃之路
263 陈忠华 申正勇:让环保和善举成为一种习惯
267 王昭荣 钱颖:“钱氏钩虾”走进了中国科学院
268 张广玉 痴情婆媳大山包守护黑颈鹤 17 年
271 申正勇 刘朝海:守护飞翔的精灵
272 毛利辉 董发知:一个敢用生命保护黑颈鹤的农民
275 云南卫视 王高祥: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事
277 王兴鹏 荆汉刚 杨华护鹤:残疾后面的执着
278 李 艳 王 蕾 王云飞:品质与爱心并重
279 官德云 谢崇明:让“大山包”的品牌走向世界
282 张国华 张正文:执着绘就高原红
284 毛利辉:走进凤凰卫视的“风范大国民”
290 骆 隐 陈维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93 王昭荣 刘双豪:一位宗教人士的爱鹤情怀
295 訾昌美 陆汉洲:情结昭通大山包
297 程 琳 吴绍同先生的鹤心鹤缘
299 申正勇 大爱无形化鹤舞
302 王昭荣接受 GreenTV 网站访谈录



辑七
闪亮羽光
【媒体篇】

P.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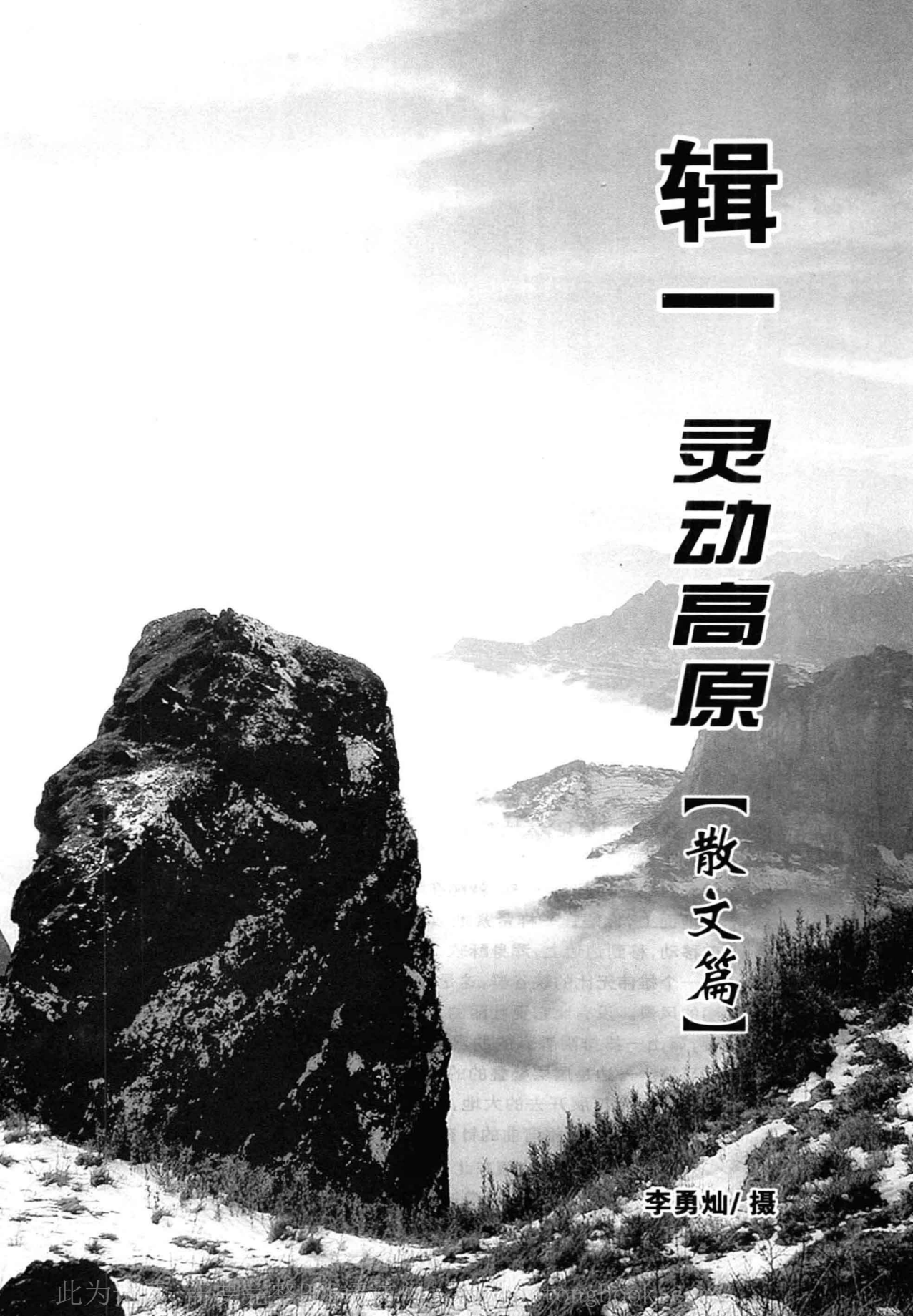


辑八
天涯咫尺
【友声篇】

P.311

辑八 天涯咫尺【友声篇】

- | | |
|---------------------------------|----------------------------|
| 313 原国际鹤类基金会执行主席
乔治·阿其波致信孙德辉 | 320 杨焕南 爱的延伸 |
| 314 【美】DunceMyii 正义之举 | 321 夏雨雪 情系大山包 |
| 315 杨 欣 冬季里的黑颈鹤 | 325 尹 马 飞翔的影像 |
| 316 赵 艳 有那么一个人 | 326 黄代本 心里装着春天 |
| 318 何 群 呼应 | 331 刘廉昌 攀越关山共鹤舞 |
| 319 高 峻 随鹤歌唱 | ——中国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
者协会十年征程侧记 |



辑一

灵动高原

〔散文篇〕

李勇灿/摄

我忽然就看见，大地在我前面不到五米的地方消失了，我已经站在摩天大楼的边缘，脚底下面是笔直的绝壁。我双腿一软，就爬在地上。我们全都爬在地面上，像蚂蝗一样紧紧地吸附着，蜗牛似地向前移动，移到边边上，浑身酥软，不敢说话。我前面是一个雄伟无比的峡谷群，这是我此生见到的最壮丽的风景。没有比它更壮丽的了。在那边，大地断裂，露出一排排阴森森的肋巴骨，蓝色的云烟在其间环绕。一边是层层叠叠的悬崖绝壁，另一边则是在下面重新展开去的大地，苍苍莽莽，其间隐约可见一条河，像一根弯曲的针在闪光。

——于坚《滇东北雄狮大峡谷》



滇东北雄狮大峡谷

□ 于 坚

马云从滇东北回来,说,算啦,我实在忍不住了,还是说给你听听算啦。那种地方,去过一回么,这生人也值了。老顾领我去的,他说那边有一个比美国的科罗拉多更逗不得的大峡谷。吹牛啦,你又没有去过美国。是去过的人说的。一晚上,都在说那个峡谷如何了得,路上如何艰难,如何走到一半路的时候就下起大雪来。同去的一个人终于耐不住,就撤退了。我也想打退堂鼓啦,太冷啦,魔鬼都出来啦。可是老顾说,马老师,我不哄你,那个地方,莫说下点雪,就是下石头,也值得去。说完天上就下起石头来,打得脑袋砰砰乱响,是冰雹啊。又走了半个小时,只看见前方出现一个大口,云一大团一大团从那里吐出来,飞快从我们头上、脸上飞过,像白毛巾一样抽得满脸发木,仿佛全世界的云都藏在那里面,都放出来啦!我是不会写诗,如果我会写,我就要仿这种写。一路上啊,又是刮大风又是下雨、闪电、下雪、下冰雹。我想着,完啦,完啦,一样也看不见了,天都黑起来了,莫从哪里掉下去就算好的啦。但最后,天突然在黄昏时候晴掉,夕阳从后面露出来,大地光辉灿烂,像是新做出来的,因为湿漉漉的,比干的时候更灿烂动人。到了峡谷边边,忽然大地就落下去,我真的是一生人没有被这么吓(音 he)着过,太逗不得啦!因为落日,那大峡谷整个是金红色的。我只敢爬在地上,站起来腿就软,风那个大,吹着我感觉就像自己是一块布。带我们去的老顾说是,这里只是个序曲,还有呢,太逗不得啦!我说不出来,如果这种地方就在云南你没有去的话,白活了。马云说得相当有气氛,有色彩,有温度。我眼前立即出现了那些情景,但我并不想去,真有那么不得了,我怎么从来也没有听哪个说过,那些昭通出来的二个也没有这么说过,只是听说那个地方太陡了。最后马云拿出他爬在地上用傻瓜相机拍的照片给我看,我看了几张,心中大动。要去看看,一定要去。马云说,这两天莫去,再过个把月,梨花开的时候又去。

转眼到了四月,昭通的朋友和成打电话来说,梨花开了,你们下来吧。于是马云、大猪、我和李曙开着车直奔滇东北。李曙趿着拖鞋,穿着短褂,就去了。我说,你莫看昆明这里气温已经二十度,那边是北方,北纬二十七度,梨花才开呢!你这些行头怕耐不住。李曙不听。十多年前,我去过昭通,也是在春天,我永远难忘大地上那一丛丛雪白的梨花,仿佛一些黑少女正举着花环在天空下奔走。那尚未播种的大地,色彩阴暗地等待着,弥漫着一种苍凉、伟大的气氛。我再次感

受到了那种东西,我再次被大地的朴素感动。我再次看见那些衣服褴褛的农民在大地上种植土豆,一个汉子驾着牛拉着木犁在前面把土地犁开,三四个裹着红头帕的女农民,抱着簸箕跟在后面,顺着开出来的浅沟,两个下种、一个撒肥,我再次看见她们被北方的风刮得红彤彤的脸。十年过去,我已经被世界改变,十年前我在车窗口瞥见的那些种地者,已经被生活和命运改变,但那些基本的东西,春天、播种、土地和牛,以及山冈上正在盛开的红杜鹃,那在遥远的一日令我们在不同的命运中感激着生命的东西,依然如故。大风吹着,把大块的云吹过土地,那土地忽然阳光灿烂,忽然又阴暗下来,云在移动,光也在移动。一只松鼠从树上蹿下来,飞越了公路。四月的布谷鸟,像去年的春天那样啼叫。它似乎在回忆一种已经完美的声音模式,而且它总是可以原模原样地回忆起来。

从早上九点钟离开昆明,到达昭通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和成和他妻子用上好的昭通火腿招待我们,这种火腿与距离它七十多公里的宣威火腿味道不同,另外一种美味。我们吃了许多,经常忍不住大笑。人生的乐事之一,在夜里抵达某个地方,晚来天欲雪,朋友、火腿和酒在等着你。我们感受了北方早春的冷酷,李曙现在夸张到立即去买了军大衣和棉鞋来立即穿上。云南就是这样,只要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气候、风俗、口音、饮食、甚至人们所信奉的神祇都不同了。梨花已经开了,和成不断地说。以前我只知道昭通有昭通酱用来炒杂酱,味道最好;还知道这里是云南盛产英雄豪杰的地方,唐继尧、龙云、卢汉这些云南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山大王都来自这里。我不知道这里还有梨花。和成他们说的梨花,意思并不是到了春天云南到处都开的那种,那意思是,那些算哪样,我们昭通的才叫梨花。他的朋友老顾(画画的)和小张(照相的)则不断地告诉我们哪里哪里的梨花开得最好,他们谈论梨花的口气,就像从前在中学的宿舍,谈论班上的某个美女。哦,逗不得,那些梨花,衬着蓝天,更是好看呢!

我以为梨花早就远远地躲开了城市,它们至少在昭通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但当我在黎明打开窗子时,意想不到地竟看见了它。大地的一半在雾气里,另一半在黑暗中,其间散布着朦朦胧胧的梨花、树林、溪流和村庄。亮起来以后,我发现不大的昭通城几乎就是被梨花包围着。中间是坚硬的水泥,周围是无边无际的花。这个城市还与大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些农民挑着蔬菜从小路上走进城里,到了水泥路的边缘,他们一个个停下来,把鞋底支在公路边的台阶上,把底上的泥巴刮去。一个还看得见大地的城市,这使我对昭通有了非常的好感。后来我们出了城,不过出去两三公里,我们已经进入大地深处。这边的梨树多是老梨树,历尽沧桑,枝干黝黑,弯曲成中国画中的样子,许多梨树是集中在坟地上。那些梨树和我在其它土地上见到的不同,不是那种活泼的、燃烧的、年轻的,而是沉着、顽强、老态龙钟。那花朵似乎对它一年复一年地到来的白色花瓣有些无奈,它们已经洞透了沧桑,不再炫耀任何东西,只是保持着基本的品质。梨花安静无声,但我强烈地感到它们在“喧嚣”,下面的树干是苍老而沉默着的,但上面的花却声音灿烂,我甚至觉得在那耀眼的花朵下,有一种震耳欲聋的





感觉。我们奔向一处处的梨花去,许多土地只是翻过,还没有播种,所以可以在土地上朝任何方向走。土地里面有许多人在干活,他们默默地看看我们,吐口水在锄头把上,又继续举起来。那土地平坦辽阔,很远地方的人都可以看见,像是一粒粒的种子。这土地缺水,人们用车把水一车一车拉来,浇地。细细想想,这活计是多么地艰苦,浇地的水是从三四公里外的地方拉来的。但在他们似乎从来意识不到艰苦一词,干活的人有青年、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一边说话、笑,一边干活,拄着锄头说一阵,又挖上几下,梨花就在他们四周,时时有白色的花瓣掉下来,飘到他们的头上、肩膀上、新翻开的土疙瘩上。他们就这样在一个巨大的花园里劳动,浑然不觉。像白色的花朵忍受着沉默的梨树那样,这些劳动者顺从着大地,顺从着它的肥沃或贫瘠、顺从着它的缺水或灾害,也顺从着它的奉献、丰收,他们是另一类的梨花。

和十年前相比,昭通变化并不大,十年,无数事物毁灭了(包括昔日被叫做诗人的那些),无数新的东西暴长出来。许多在十年前离开故乡的人,再也无法回到故乡。而昭通却是例外,像它盛产的土豆那样,在许多方面依然如故。无数的事物被前进所吞灭,昭通却像洪水过后露出来的一角,令我们回忆起洪水之前的世界。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昭通依然古老,依然没有彻底焕然一新。那些在云南世界已经消失殆尽的生活形式,依然在这里缓慢而顽强地活着。这是时代列车旁边的一只蜗牛,它没有因为“落后”而被抛进时代自以为是的死亡中,而是被抛到了大地上,因为在时间中,它坚持的是一种大地的速度。

在一个变化的时代里,不变未必不是一种福音,这是大地启示于我的真理。但除了梨花,没有人相信这种不值钱的真理。昭通其实自卑得很,这个城市的精英纷纷离去。年前我应这个城市的诗人邀请前来交流,那时昭通有上百的诗人。我在一条老街上路过,居然有人停下车来大喊一声。于坚,上来,我带着你走!激情、青春、活力、伟大的梦想、野心勃勃。我记得在一个飘雪的中午,我和一群诗人钻进一个小酒店,在零度以下,喝白酒,吃凉白肉,谈论第三代诗歌。如今这城市已经没有诗人,文化精英们对古老的、顽固守旧的故乡感到绝望,投奔新世界去了。当年在这个城市我有许多志同道合者,我们相信诗歌和永恒,我们相信任何一种生活都可以造就诗人。他们并不羡慕昆明,我从未感到昭通落后于什么。我当年来到昭通,是以诗人的身份来的,现在依然保持着这个身份,而这个城市已经没有诗人了。我有些悲哀,写诗难道不是一生的事吗?啊,当乌鸦回到昨天栖留过的树枝,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一只乌鸦,谁又知道它就是乌鸦呢?如今我谁也不认识,喧嚣者消失了,留下来的乃是昔日沉默着的部分,不怕落后的部分,基本的部分,根的部分。普通人,生活,梨花、老街、厕所、茶馆、父母、老师以及每个黎明准时开张的热气腾腾的羊肉米线店。开了一百年的羊肉米线店,和成知道一家,带我进去,五块钱一大碗,满满的羊肉片、红油、花椒和周围呼噜大响的喝汤的声音,人生得此足矣。

有一条街,连着都是茶馆,充满旱烟味,里面座无虚席,我从未看到任何一

个咖啡店或酒吧有这样多的人,而且是一些很不时髦很普通的人,百姓。这些人恐怕永远不可能到酒吧里去。在茶馆已经完全消失的昆明,这些人早已不见了踪影,酒吧里只有时髦的青年。那些不时髦而传统、只是喜欢泡一杯茶,在象棋的落子声中坐一个下午的青年、中年和老年到哪里去了?昭通人是幸运的,这种中国式的平民化的社交场所依然存在,他们如果讨厌电视机的话,他们还有一个可以谈话的场所。在昭通最现代的街区也开着个把时髦的酒吧,我去过两次,每次都没有看见有客人。那些只知道油盐柴米和风花雪月的市民不敢去,那里没有安全感,没有他们习惯的旱烟味和昭通土话,感觉是在里面只能说普通话和外语。那些茶馆从开业以来就没有装修过,已经被烟子熏得漆黑,茶壶是黑的,茶杯是黑的、桌椅是黑的、沏茶的伙计似乎也是黑乎乎的,却有着茶馆一词所传达的最地道最货真价实的气息。光线阴暗,坐下去要好一阵才能适应。慢慢地,一张张昭通人的脸,那是一些可以称之为大爹、老伯、师傅、老哥、小弟的脸,安祥、善良、与世无争,仿佛外面的时代从来就没有前进过。太落后了,将来这里统统要拆掉,全部换成最漂亮的酒吧。还要引进麦当劳。我知道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已经种植在人们心中,人心向背,都是这个众所周知的未来。在这样黑暗的茶馆深处回忆往日的时间不会太多了,让我多呆一会儿。我是否已经成了一个怀旧的遗老遗少?怀旧今日在文化界,已经很时髦,已经成为一种风度。我以为我的感情不是对必然死亡的事物的怀念,而是对基本的东西被“前进”所普遍遮蔽的恐惧,基本的东西必然是旧的东西,不同的是,它是有生命的,比旧更长久的。这是一个夸张的时代,我怀念的是朴素的、基本的、真实的世界。睡觉,最基本的东西是一张床,但人们却为住在一个总统套间里而奋斗。吃饭,一只碗一个盘子已经足够,但人们却以为一桌酒席那才是吃。滇池,它作为水和鱼已经足够了,但人们夸张到要向它要粮食,于是基本的东西——水被毁灭。这就是夸张。这时代不喜欢基本的东西,我的邻居到我家里来参观,他说,你怎么不吊顶?我说,那不是顶是什么,你看不见吗?他坚持认为那基本的本来的顶,不是顶。在此时代,没有人看得见顶。

古老的街道,古老得几乎已经完全被灰尘和烟子遮蔽了。正是这种旧得可怕的街道使我对这城市有着安全感和信赖,仿佛走在我外祖母的厨房中。我害怕玻璃,它的光,它的易碎、它的与鲜血息息相关的潜在含义。但着这木头做的街没有玻璃。一条街都是使人想起“林家铺子”一语的商店,弥漫着煤油烟、辣椒、胡椒、草果、大蒜、蔬菜、腊肉、葱花饼、烧土豆、鸡和鸭子的味道。人们的气味也使我感到,洗澡并不是很普遍的事情。有一家铺子在卖橡皮筋,我为给女儿买它跑遍了昆明,我立即买了两根,我女儿将成为三年级最得意的女生。另一个铺子在卖坛坛罐罐,一个铺子在卖提箩菜篮,妇女们在街沿一排坐着,提箩里盛着自家的鸡下的蛋,等待出售。随时可以遇见裹着长布头巾、阴丹蓝的长袍,缓慢走过的老者,我以为是少数民族,问了,都是汉族。那昔日汉族男子的传统打扮,如今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的穿着了。人依然是街道上的王,时常可以看见人在





马路中央悠游。老者挡了道,汽车跟在后面讨好似地小声按着喇叭,依旧不让,后来回过头来朝司机笑笑,才慢悠悠地让开,那司机一点也不生气,不按喇叭,他懂礼貌。在三纲五常,“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秩序里,汽车是什么东西?算老几?在一条小巷里,全是卖工业废品的,钢筋、轴承、扳手、铁皮、线、螺丝……全是破旧的工业品,一大股铁锈味,沿小巷展开的十几个摊子,全是卖这些,和买菜买鸡蛋的集市一样。那些买主像母鸡般蹲在这些废铜烂铁之间,挑挑拣拣,讨价还价,使这些坚硬的东西似乎有了某种柔软的成份,好像不是车间里生产出来的零件,而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土豆。其间还有一两家做铁制品加工的小车间,车床临街摆着,满脸油污的伙计一边操作车床,一边和旁边纳鞋底的姑娘说笑。还有许多写字公公坐在某个角落上给人写信。其中一个正在写:某某乡政府,某某的出生年龄应该为某月某日,因为当时登记是托人口头说的,说大了一岁,请给予更正。我到过无数的集市,最普遍的是农产品的集市、旧家什的集市,也见过工艺品的集市,但把工业产品与集市联系起来,我这是头一回见到,这真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集市之一。

去马云说的那个峡谷不是说去就可以去的。只有泥巴路通往该地,七十九公里,轿车是开不进去的。市里的朋友给我们找了一辆三菱,我们在一个阴郁的早晨上路了。去看马云牛B哄哄夸张得要命地介绍过的那个峡谷。老顾倒是不喜欢夸张,他只是说,到了你就知道了。我们穿过风景明丽的乡村,梨花的骤雨一场场袭来。每当穿过村庄,路就烂得要死。有一个村子,居然有五公里长,农民的院子就一个个建在两边,中间泥流滚滚,猪和狗在其间拱动,奔跑、拉屎。小孩在撒尿。要出门就得踩高跷似的顺着两边稍高的土坎走,有的地方,你甚至有几步要把脚落到人家里去,才走得过去。南来北往的车子经常在这里抛锚,陷到一米多深的泥浆里。车子多是拖拉机、东风牌卡车,道路上整日都是陷在泥泞里的拖拉机什么的在黑烟滚滚地挣扎、轰鸣。等雨季过去,一切干掉,这路上又是灰尘滚滚。人们就对着这样的路面吃饭;聊天,睡觉、走亲戚、举行婚礼什么的。除了我们这些从水泥路上过来的人会想到“肮脏”“难受”这些词,当地的居民似乎浑然不觉,仿佛他们朝夕相伴的是一条林荫大道。如果中国的乡村道路都是这样,也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上出现了步行的李白、杜甫或者骑着毛驴的陆游。而在水泥路的尽头,并没有站着一位诗人,那么是谁有问题呢?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土路?

离开村庄,路立即好走了。道路是红土的,与周围的泥巴一样。忽然瞥见一群白色的羽毛从水田里飞起来还拖着一些长腿。那就是黑颈鹤!老顾说,我赶紧把头伸出去看,已经不见了。我想,这么容易,在昭通听人们谈论它就像谈神灵似的。神秘兮兮,眼睛发亮,骄傲,像是去过西藏。这么容易,有的是看见它的机会,不就是一种鸟么。但从此刻恍惚看见一些羽毛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它们,就是后来我抵达那些在很多的照片上都显示了它们的地点,我也没有见到它们。只是马马虎虎地瞥着一下,它就我的视野里永远无影无踪了。在这个梨花